

“配捐”卷走千万救命钱，大病救助背后有何隐情？

■ 本报记者 张明敏

近日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华儿慈会”）9958 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（以下简称“9958 项目”）被指有疑似“河北负责人”柯某孝私自接受善款，未能兑现“配捐”返款承诺，卷走千万救命钱。

9月13日，中华儿慈会发布声明称，柯某孝并非本机构工作人员，只是曾在9958项目河北廊坊地区合作机构有过短暂志愿服务经历，本机构也从未委托柯某孝个人为9958项目募款。

针对有网友反映，中华儿慈会公号上多次出现柯某孝以9958项目河北廊坊负责人身份领奖并获得表彰一事，9月14日，中华儿慈会再次回应称，9958项目河北廊坊负责人并非柯某孝，获得表彰系柯某孝冒用主任名义参与活动，获得相关新闻报道。中华儿慈会表示，将加强对地方合作机构的运营管理，开通绿色通道救助受害者。

目前，中华儿慈会称柯某孝已经投案自首，拘押于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燕郊治安分局，中华儿慈会正配合调查。腾讯公益平台、微公益平台上的9958项目募款均已暂停。

随着“配捐”事件的发酵，连日来《公益时报》记者采访多位病友后发现，大病救助模式已发展成以病友为中心、患者家属作为“中间人”推广“配捐”，承诺短期投入本金就可获得收益的“慈善”项目。

如今，一个清晰的“配捐”脉络正逐渐展开。

“配捐”的种种期待

黄晓平是湖南郴州人，其女儿患有白血病，2022年6月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陆道培医院花费80余万元进行了骨髓移植。当年9月出院，院方要求5年内不定期复查，高昂的诊疗费用加之向亲朋好友的借款，让他的生活陷入窘境。

期间，一位老乡告诉他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项目，提供患者病例等资料并拿出一笔本金，即可参与一种“配捐”项目，短期内（数十天）就能返回本金，还可获得一笔几百至数千元的额外配捐资金，无需再投入其他资源，等着收益就好，成本低，见效快。

听完老乡的推介，想着女儿白血病花费的大量资金和亲朋好友的借款，手头十分拮据的黄晓平决定试一试。在老乡的建议下，他被拉入一个有24人的微信群，群内扔出两个个人账户，提示可以通过向该账号打款参与“配捐”获得收益。

老乡与他约定“配捐”计划，投入本金48500元，20天后

返款50000元，获得配捐收益1500元。

在返款的诱惑和老乡的保证下，黄晓平于8月7日17时42分、17时44分，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分别转账20000元、28500元。这笔款项直接转给了一个名叫李旭的个人账号上。

事后，黄晓平对《公益时报》记者表示，患儿家属想着能够通过“配捐”获得一些救命钱，缓解当前的拮据。“配捐几千元就能让自己在北京吃上几天好饭了，这种机会要抓住。”

很快20天时间过去。8月28日，黄晓平向老乡询问回款事宜，获得回复是等一等，晚一点打款。9月3日，他再次向老乡询问回款，得到的回复却是款项暂时无法兑现，钱一时出不来。

事后，黄晓平说，自己的这笔款项打给李旭后，还会层层上报，最终汇集到一个名叫柯某孝的人手中，由他统一给到慈善机构参与配捐。

黄晓平说，通过新闻报道获知，柯某孝为中华儿慈会9958项目河北廊坊运营中心负责人。

9月13号20时，中华儿慈会发布声明，提到三个信息点：第一，经过初步核实，柯某孝不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，仅有短暂项目志愿者经历；第二，此人已被河北警方拘押，机构将配合警方工作；第三，机构从未收到过网传近千万捐款。

黄晓平说，自己投出去的钱超期未能回款，还以为对方暂时资金困难；看到声明才知道遭遇骗子。

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谷子丰在接受《公益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真正的配捐是慈善组织及爱心企业，为了鼓励更多公众参与捐赠，在公众捐赠基础上配比增加捐赠的行为。“配捐并不是直接给捐赠人，而是给公益慈善项目本身，随后按照项目募捐方案中的执行计划、预算严格使用善款。”

她谈道，本事件中，诸多的“中间人”出于各种目的，曲解“配捐”的真正操作流程，抓住患儿家长救子心切的心理，诱导患儿家长自筹款项参与配捐活动，这不仅违背了《慈善法》的立法初衷和相关条款，更可能引发刑事犯罪，如诈骗罪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；于法相悖、于理不合、于情不符。



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的中华儿慈会所在地(张明敏/摄)

“配捐”的圈子文化

黄晓平称，自己之所以这么快就参与到“配捐”中，一是有着老乡的举荐；二是因为自己之前也参加过这种项目，模式大同小异。“拿出本金和患儿资料提供给介绍人，介绍人拿着病例逐级上报递交材料，一定时间后获得配捐回款。”

他介绍说，他老家湖南郴州也有这种“配捐”项目推介，回款数额不等，没有固定标准，有49000元配捐1000元，也有48500元配捐1500元。“后者看起来比前者配捐额度高点，都是临时性解决一点餐补，自己就投了回报稍高的后者配捐。”

“当时，我身上没有钱，都是找亲朋好友东挪西借的，总共打款2笔，一次是28500元，另一次是20000元，共计48500元。”黄晓平说。

约定回款期限已过，款未回来。为了弄清自己的钱究竟去了哪里，黄晓平通过老乡打听到一个地址，正好在河北燕郊某小区。9月4号，黄晓平从湖南郴州前往河北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潮白小区，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柯某孝。

据黄晓平回忆，这个地点被他们称为“会所”。

“会所，相当于项目办公地点，租赁的某个地方。主要用于对接患者家属，收集病例材料，核实相关信息，告知配捐项目。最终，让参与患者家属把配捐本金打入某人账号，进入配捐流程。”

黄晓平说，患者信息会被信息收集者逐级上报，每个层级收集者都会获得相应的回报。“如，甲上报乙，乙再上报丙，丙再上报总部，这样一来甲乙丙都会获得一定收益。如100元、200元、300元，到基层拿的最少。目前，有49200元配

800元、49300元配700元、49500元配500元。中间人越多，患者获得的配捐就越少。”

当问及这样做是否合规时，黄晓平说：“患者家属就想多得一点钱，补贴治疗和日常开销，再者是同乡介绍，可能人家也是好心让我们多得一点，至于合规与否我们不会想那么多。患者家属要给孩子治病，反正这么弄，有总比没有好。”

谷子丰表示，虽然《慈善法》和《民法典》规定“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”等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，依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，尤其是捐赠人对捐赠具体过程、资金去向的知情权都没有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，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。

谷子丰认为，相关的法律法规应从信息披露的角度重点关注以下内容：包括善款筹集的总款项与捐赠金额的比例，受赠人发生某种急需款项的情况下触发善款发放的具体情形、具体流程、支付时间等，对于每个项目的捐赠过程和余款处理方式应及时公布，同时更应该注重捐款资金来源，从源头上做好审计和信息公示。

“配捐”的患难病友

黄晓平介绍，推荐他参与“配捐”项目的老乡不只邀约过他一个人，也向很多病患做过推荐，还有很多人成了“配捐”项目的“中间人”：收集患者病例，整理相关信息，助其投入款项，上传病例资料。

这些“中间人”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，即他们都是患者家属，曾经也参与过此类的配捐。

王令一是吉林省公主岭市的一名白血病患者家属。早期，帮助孩子治疗花费不少，现在孩

子病情稳定，但仍需定期复查。在该事件中，他帮助病友家属收集资料，推荐“配捐”项目，协助打款本金等事。

王令一对记者表示，早年自己在孩子患病时得知“配捐”项目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与，投入本金后确实获得了一定的“配捐”。“有过几万配几千的时候，几次参与后相信了这个模式，主要治病花费太多手头紧，能得一点是一点。”

“至于钱给到谁，”王令一说：“我会把我这边收集的病友信息和投入本金交给一个

上级，这个上级还会交给更上面一个人，最后才到柯某孝。至于柯某孝怎么提交到中华儿慈会9958项目，自己并不清楚。”

“配捐”返现也是这样一级级返回下来，每级每人会有一定比例的服务费。最后，余款会发到发起病患家属的手中。“虽然‘配捐’数额不多，但只要投入本金就能有回报，介绍给急需的病友，在自己获得少量收益的同时帮助到了大家。”王令一说。

王令一的说法得到了黄晓平的证实。

黄晓平说：“你家里有患者才会被拉入‘配捐’群，有患者就会有病例，提交病例才会获得收益。但无论是患者自身、家属还是中间人，大家都为了获得小部分回报，让拮据的生活能有一丝宽裕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这些“配捐”的参与者均为病友及病友家属，家里一定会有身患大病之人，患者成了他们沟通的共同标志。

目前，王令一帮助了很多人参与“配捐”，随着柯某孝被抓，前期缴纳的款项暂时无法退回，“配捐”更成了泡影。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儿慈会9958项目的同时，也把怨气洒向了柯某孝，每天都有人催着他要钱。

王令一说，原先的“配捐”都很正常，没想到这次会这样，自己很是自责。

对此，谷子丰表示，在本事件中很大一部分“中间人”本身也是患者家属，从情理上，他们也是受害者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。除上述建议外，也呼吁公开募捐资料、捐赠全过程、资产流向等。“慈善应站在捐赠人的角度，切实维护其知情权，回归‘配捐’本意，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慈善事业。”（为保护患者隐私，文中黄晓平、王令一为化名）